



山水(国画) 向亚平

散文

# 渴望这样的爱情

茹茜斌

我渴望这样的爱情,没有虚伪和欺骗,只有真挚和专一。就像发自内心的嫩芽,铺满心灵的原野,没有一点杂草,没有一点污染,没有一根枯叶,清香而醉人,悦目而赏心。它的生长,也许需要一月,需要一年,需要一生,但绰约而蓬勃,葳蕤而葱茏。那是爱情的绿色的火焰,让我温暖,让我痴诚,让我在这种爱情中永远飞翔。

我渴望这样的爱情,坚贞而温柔,忠诚而永恒,藏于心灵,能让我心灵里有一隅甜蜜的宁静。这种爱情能让我投入,让我纯粹,让我高尚,甚至流泪,让我如怀抱荆山之玉,让我魂飞如飘飘彩云,让我的生命严肃而庄重,让我的人生真实而鲜活,让我的生命璀璨而丰厚,也让我因爱情去爱鲜花、爱小草,爱流水,爱雨声,爱星月,爱阳光,爱父母,爱同事,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渴望这样的爱情,不奢侈、不自卑、不愧疚、不迎奉,不用心计去掩盖内心,不用手段去博取情爱,不用金钱去炫耀自己,不用项链去锁住爱人手脚。我渴望能相互平等,相互关爱,渴望能面对面坐着真心说话,手握手迎接风霜雨雪,肩并肩走向春夏秋冬。没有同床异梦,没有各怀心思,没有利欲欺压,没有爱于其外悖其内心,真实地享受爱之甜蜜,激动地拥有情之江河。

我渴望这样的爱情,每时每刻都在恩爱,每天每夜都在感激。摆脱他人的诱惑,不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心里,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爱人的痛苦之上。专注爱人的每一根白发,倾听爱人的每一声呼唤,不在意别人的漂亮,不在意别人的富有,甚至是情色俱丽的媚眼。我无法左右别人,但可以左右自己。每天、每月、每年,爱着我的爱人,不让别人成为心里的藤蔓,精心在自己的心野培育出绿色的诗意、红色的歌声,把它献给我爱的人。

我渴望这样的爱情,尊重她的爱好,尊重她的思想,尊重她的行为,不因情绪波动而愤怒,不因意见不一而斥责,不因一点过失而抱怨。让嘴巴停下来,让双手动起来。冷了,给她添衣。饿了,给她做饭。累了,给她捶背。爱是花枝,让她在春雨中摇曳花香;情是稻穗,让她在阳光下殷实饱满。爱人是你的美玉,握在手里,经久之年,你的体会让它更加灿烂,更加温润。

我渴望这样的爱情,知道爱不是索取,知道爱情不是挥霍,知道生活不是幻想,知道旅途会有坎坷,知道爱人也需要赞美,也需要抚慰。他哭时你要知道给他擦泪,她笑时你要懂得和她唱和。这也是玫瑰,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给爱人赞美,心有彩云。这样的爱情,会像红牡丹,会像红苹果,会像红樱桃,让一生都灿烂芬芳,让天天的日子都甜美可口。

渴望这样的爱情,让心底缤纷,让灵魂纯净,让思想空灵,让生活激情。就像雨后升起的长虹,就像青山间泄下的清泉,就像天空中飞翔的鸟儿,就像草原上奔驰的骏马。以你的色彩描绘自己,也描绘爱人,以你的纯净提升自己,也提升爱人,以你的神韵高雅自己,也高雅爱人,以你的勇气激励自己也激励爱人。不管是在繁华闹市,还是乡间小路;不管是荣华富贵,还是共渡困境;不管是青春年少,还是人生夕阳……

我渴望这样的爱情,把爱人当做经典,当做史册,越老越珍贵,就像翻阅线装古籍。那是浩繁的历史,有许多发人深省,有许多让人留恋的岁月;那是人生的宝典,有许多难以忘却的章节,有许多让你流泪的故事。用心去读,用爱去读,你会发现爱人的缺点也是珍珠,爱人的毛病也是宝石,只要捧在手里暖着,它就会成为一只永恒的精灵,伴你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新书架

# 《观众心理美学》

宋箫

《观众心理美学》看似专注于很窄的话题,与普通读者没有多少交集,但细心读过本书的人,会有一个感受,作者用当代的眼光,打量中国乃至世界戏剧史上数千年的创作经验和观众审美经验。特别是观众审美经验,因为日积月累,里面沉淀的其实是不同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是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心理底蕴。从这个角度看,《观众心理美学》只是余秋雨打量中华文化、对比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个好玩的角度,和他日后的实地“行走”,表面看有大不同,内里还是有一根“文化”的红线互相串着。

随笔

# 迎着晨曦走

苏连硕

又一个新的黎明开始了。我是那么准时地起床,静静地走向我的书房。外边,灯火阑珊,没有车辆,更没有行人。

看一眼写字台右侧窗台上的那只璐璐鸟,它见我坐在写字台前,便把头朝向我,轻轻地细语般亲昵地吱吱了两声,便时而起伏时而神气地蹦跳了起来。

我对它很有感情,正如它对我一样。我把它引为朋友,知音。我们都是早醒的晨鸟。它在精巧的竹笼子里,我在冷峻的铁笼子里,同病相怜,息息相通。

打开电脑。敲击着点点灯火,和看不见的点点星光。大城市不比农村县城。这里的灯火彻夜不停。县城前半夜就熄了灯,我可以独享黎明星宇的皎洁与宁静。不管在哪里,写作都是那么畅快与幸福,尤其是写作散文的时候,仿佛进入了一种无比美丽神奇的境界,心灵是那么安恬美好。

小小璐璐鸟也便一阵紧似一阵地鸣叫起来。它的发音细腻婉转,节奏快而绵长,好像山间的小溪,好像远处的袅袅竹笛。

我已经迎着晨曦漫步二十几个年头了。尽管有风雨,有坎坷,有荆棘,有沙尘,我都一如既往地准时遨游于文字的海洋中,领略文学的奥妙与快乐。

迎着晨曦,我常做一番浪漫神游。此刻,我完全成了自由人。三十余年的清晨写作,磨砺了我的执著坚韧性格,熏陶了我的写作只能写我自己内心世界的个性。主人意识、自我意识日渐强烈,竟至于冥顽不化。一边走,一边吟唱,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道理再简单不过:我能起个大早,走违心的路,唱违心的歌么?都说文人写作是笔耕,我能在不屑一顾的肮脏

龌龊污染严重的垃圾堆上耕作么?我能迎着晨曦,晨光写些不三不四很可能轰动一时挣不菲银两的乌七八糟的东西么?苟如是,我将怎样面对我的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呢,怎样面对我的健在的高堂老母呢?怎样面对我的不孔夫子少的三千弟子呢?为人父、为人儿、为人师者,万万使不得呀。昔人云,有所为,有所不为,信夫!不事虚名,不挣不干净的钱,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独往独来,甘做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一颗无人认得的小星,蛮好蛮好的。

期望我是我,我必须是我,因为黎明属于我,我属于黎明。黎明最澄澈最晶莹,最能净化心灵。我不能背叛黎明,不能背叛灵魂,不能背叛我本人。每个脚印都是我的一枚鲜明印章,都是我的心灵的个性折射。我对我的脚印负责,我决不愧对黎明,决不愧对我的心灵与良知。我竟偏执地自信,选择黎明写作,是至少可以断定其趣味、境界、文品、人品不会比常人低而下之的。

感谢晨曦,感谢星星,感谢大自然,它们深情地包容了我,真情地关照了我。让我满怀激情地一头扑进亲人怀抱般奔向久违的家乡,做一回回旧地重游,独步于久违了的田畴,重温一次次儿时的梦,倾诉离别乡愁,汇报点滴进步,捧一把又一把滚烫的泥土,清供于我的写作案头。让我一次又一次重返学校,重返课堂,望着莘莘学子朴实的脸庞和渴望的眼睛,再讲一回鲁迅和朱自清。

往事历历,漫忆片片,都是我敲击不完的文字。我去过的地方很少,不要紧,可以弥补。迎着晨曦,哪里都可以去。早晨脑子最清醒,想象力最丰富,好那白云做帆,去登长城,去

荡长江,去游三峡。眼前的荧屏就是摄像机的镜头,让我把我的足迹、身影录下来,把一山一石一花一草一朵白云一簇浪花录下来,把天籁之声和我的心音一并录下来。

我的浪漫,我的遐想,都是我敲击不尽的文字。每天清晨,我都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像面对母亲亲一样,向着苍天喋喋不休地发出一个又一个提问,向它吐露我的一份情感与困惑。天宇何等崇高,因其崇高而崇敬而崇拜,以至于我不只一次地对星天明誓:把生命把灵魂都交给给了我一段有独特韵味的黎明晨曦吧。

每一段文字,都是我的心灵历程的鲜活写真。路灯熄了,神秘而多情的熹微映照玻璃窗,抚慰着我的写字台和我的心灵。我站起身,侧目晨空的那枚依然闪着光亮的启明星,激动极了,惬意极了。但愿黎明之思、黎明之梦也如我这憧憬的星斗一样熠熠闪烁,对纷繁复杂世事的辨析判断,也如这我爱慕的晨星一样透彻明晰。

脚的功能是站立与行走。挺直脊梁站立是人与动物的显著区别。坦荡磊落做人,是一个写作者必备的素质。

璐璐鸟叫得正酣。我给它添了点菜,和清水。我伸了个懒腰,忙伏案,继续往前走,摁的每个键都是前行的伴奏,都是我心声的铿锵……

清晨,我安栖的精神港湾。清晨,我生命的忠贞驿站。要走到哪里去,我心里却很有谱很有根很有底。恪守的人生价值底线是通俗不庸俗,随俗不堕落,人世不沉沦。

祁望黎明之神监督。



泰山春韵(国画) 吴文明

# 父亲的树

吴文玺

那时候的时候——绝不是一个好时候我扛着那棵树哀哀哭号。

那棵树上挂着串串纸树叶后面是你和抬着你慢慢行走的人还有敲着锣,打着铙和吹着唢呐的乡邻那棵那时候没有这么粗几次我都想回头再看看你的情形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不很平静却不容我分神乡邻们堆好了一堆黄土,那是你一生翻弄的黄土你会躺在那

不再过问任何事情如今,我每年都要来上好几趟那棵树插在风中,我用头敲你我的大门你的孙子也学着我的样子你亦然一声不吭。想必你一定是还在网头锄禾没有工夫那棵树越来越浓的荫翳定然是你的耕作

小说

# 全家福

秦德龙

这两天,我急得抓耳挠腮。搬进这个小区好多天了,我竟连一个邻居也不认识,更别说知道谁是谁家的人了。小区的居民,几乎全都仰着脸走路,谁也不搭理谁。也许,这就是现代人与人之间的心里樊篱?也许,邻居们一辈子都要老死不相往来?

看来,我得做一些事情了。我的记忆力还行。任何人从我面前经过,我都能记住他的面孔。而且,我还有手艺,玩着照相机,开着一座影楼。我采取了极其隐蔽的方式,看准了谁进谁家的门,就找机会把他(她)们“咔嚓”了。渐渐地,我积攒的家庭信息多了起来。我知道谁和谁是夫妻了,也知道谁是谁家的老人了,这就叫做火力侦察吧。

但我不急于把这些图像出手,免得有人不理解我的动机,到法院告我“侵犯个人肖像权”。怎么办呢?我说服了妻子和孩子,首先把自己的家庭图像公布了出去。小区门口的电子显示屏上,出现了我与家人的生动笑脸。我们挥着手,向小区的全体居民致意,告知我们的全家福。

效果很不错。当天,就有几户居民找到我,请我把他们的全家福搬上大屏幕。这才知道,他们是小区的居民代表,小区的很多事情,是由他们出面协调的。

就这样,我跨上了打破坚冰的第一个平台,给这几个家庭拍

摄了全家福,挂到了大屏幕上。于是,从大门进进出出的人,都能看见这几个家庭的笑脸了。我相信,要不了多久,许多家庭都会来找我拍摄全家福的,挂到小区的门口,让全体居民记住他们。可是,前来看我拍照的居民并不踊跃。许多人,一看见我拿着照相机,撒腿就跑。有人找到我,又正词严地指出,不得透漏他们的家庭信息。经居民代表点拨,我才知道,有的家庭正在闹离婚,有的家庭正在为房产打官司,有的家庭住房是张冠李戴……这么复杂啊。我陷入了沉思。

物业公司派人悄悄地取下了我和几位居民代表的全家福,不再展示了。

我找到几位居民代表商量,问他们有什么办法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一位居民代表安慰我说:“您别急,办法总是有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另一位居民代表郁闷地说:“过去,人和人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是互相关心、互相信任的。怎么现在,动不动就讲距离美,讲隐私了?”

第三位居民代表认真地说:“这事儿,还得靠领导。我们的组织是谁?就是社区呀,社区领导着小区!”

……居民代表们议论纷纷,决定一块去找社区。我们有了问题,不找组织找谁呢?

社区主任笑眯眯地接待了我们。听我们叙说了原委,社区主任当即表态说:“这是个好事儿,我们支持!”又说,“看我们下班吧!”

第二天,社区就在小区门口贴出了安民告示,说下月初,社区将举办“新家庭摄影作品大赛”,望小区居民以家庭为单元参加,月底截稿。

许多人都看见了告示,有人还把奖项读了出来:“一等奖,伍佰元;二等奖,二百元;三等奖,一百元;入围奖,纪念品。”

我作为大赛的评委,去了社区开会。我真不知道,社区除了发告示之外,还做了哪些工作,如何发动居民们参加?

月底的时候,社区收到了数百件参赛作品。仅我所在的小区,就有一百多件。

社区主任神秘地告诉我:“一等奖空缺。记住我的话,不会错。”

影展开幕那天,展厅里来了很多人,有上级领导,也有来自各个小区的群众。这些人谈笑风生,指指点点,评论着摄影作品,发表着观赏见解。

看来,这真的不是我们一个小区的事儿了。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三等奖,入围奖都有我们小区的份儿。更多的人,拿得是入围奖,一本证书和一个铜精锅。

每天,我们小区门口的大屏幕上,都显示着“新家庭摄影作品大赛”的信息,图文并茂。画面上的,全都喜气洋洋,举着证书和奖品。

来请我拍照全家福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关于客户划分,有什么想法?”方宏伟收敛笑容,第一季度任务繁重,他不等骆伽回答,指出两种选择,言语间的意向明确,“你可以负责总部客户,素质高,就不会遇到莫名其妙的事情,压力也小,或者你负责一线市场,但压力大,要经常出差喝酒。”

骆伽笑了,像一朵玫瑰绽放在会议室:“我要去一线做销售。”方宏伟盯着她的双眼,看出了不容改变的决心,不再多说,打开投影机。屏幕上显示出客户的金字塔形结构的组织结构图,顶端是决策者,向下是各个部门主管的照片,下面注明姓名、年龄和籍贯等基本信息。他用激光笔指着屏幕:“客户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小希去山东,你负责北京,这是北京通管局的组织结构图,也是我们的作战地图。北京是惠康的根据地,我费尽心思折腾整整一年,不但吃不到肉,啃不着骨头,连汤都喝不到一口。”

骆伽吐吐舌头,露出俏皮神色。方宏伟在北京屡战屡战,有时成功在即,却总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帮助惠康反败为胜。他掂量着用词,继续施加压力:“智能交通项目全面启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残酷大战即将展开。惠康签了一期,二期工程也许不用招标,直接签合同。我们没有一丁点胜算,你要想清楚,想想前途。”

骆伽走到屏幕前,看着一幅幅巨大的面孔,想着他们的照片下隐藏着什么样的个性和秘密。她没有被告方宏伟吓住:“我来负责,我不怕。”方宏伟不动声,开始出谋划策:“好吧,我们不占优势,想办法讨价下来一些,别人吃肉,你喝口汤就行。”

骆伽将期望值继续下降:“您一年都没啃下来,切分也不容易吧。”“就混个脸熟,伺候好,慢慢拱,恪守的人生价值底线是通俗不庸俗,随俗不堕落,人世不沉沦。”

祁望黎明之神监督。

“我需要个售前工程师支持——周锐。”骆伽抓住机会申请资源,无论技术还是人身安全,她都相信周锐。

“你俩都是新人,还是菜鸟,怎么敢在北京挑战惠康?”方宏伟想起周锐在介绍方案时的表现,坚决反对。

“您怎么包办婚姻呢?”骆伽开起玩笑,捷科的销售与工程师组成团队,最要紧的是两人能否合得来,确实不是别人可以包办。

周五,下午五点半分周锐被骆伽横着拎进电梯,引来猜测的目光:“哎哎,打电话就行了,不用你亲自来抓。”

骆伽负责北京通管局,摩拳擦掌,打算与周锐商量对策,还没有坐定,便看见窗外的雷励行正在招手。两人走出咖啡店,被冷风激起一个激灵。雷励行依然牛仔裤搭西服的打扮,双腿搭在对面椅子上,他知道骆伽加心中的秘密,再次提醒:“北京通管局不容易做。”

“嗯,我要做真正的销售,不想被包养起来。”骆伽毫无商量余地。雷励行被逗得前仰后合:“我们不是娱乐圈,也不是黑社会,怎么会包养你?”

“拿钱不干活,不是包养是什么?”骆伽早就瞄准了北京通管局二期工程。

“你们刚加入公司,不该去打这样的仗。韦奇峰已深耕细作数年,亲自负责这个项目,我看不出任何机会。”雷励行上任之后,便研究了市场。

“他是高手吗?”骆伽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绝对是。”雷励行说完,便端着咖啡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我要打败他,你必须帮我,打赢北京通管局的项目。”骆伽的勇气与赵勇如出一辙,她迅速打开电脑,北京通管局的组织结构图显示出来,她指着屏幕上的头像:“这是王玉玺,主管副局长,一九九二年六月出生于北京通县马驹桥乡,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劳动大学毕业,一九八一年在通县城关镇农技站担任技术员;一九九四年担任通县组织部部长,常务副县长和县长;一九九九年调任北京市通管局,担任常务副局长,兼任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酷爱钓鱼。”

“他从县长变成副局长,不是降半级吗?”周锐趴在屏幕前仔细看。这张官方标准照满面春风,与半年前周锐出办公室的冷冰冰的表情,完全是两副面孔。

骆伽翻页,闪现出张大强的头像:“北京通管局信息中心主任,河南洛阳人,一九八五年郑州大学毕业,儿子十二岁,去年体检出来脂肪肝;这是方恩山,计划财务处处长,今年四十八岁,负责立项和预算,喜欢唱歌和麻将。”

“伽伽,有什么打算?”看着这些资料,周锐既熟悉又陌生。

“临死前的真相(上)”“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原中国大使馆书记生门田源一郎平静地问道。

“伊东先生先死在这里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查出来。”对方摆出一副监禁者的口气,“我们拼命调查杀死伊东先生的凶手。因为我们知道杀害他的动机绝不单纯。”

“战争结束之后,你们也一直和伊东前中校保持着联系是吧?”“一点儿不错。”

“你们是怎么查出我的身份的?是伊东告诉你们的吗?”

“伊东先生并没有告诉我们,是我们调查的结果。伊东拥有柔道四段的身手,不可能被人强行带去那种地方。所以,我们认定伊东中校被人骗去了世田谷,并且他对凶手并没有戒心。这也意味着伊东先生和凶手的关系非常亲密。”

“然后呢?你们立刻察觉到那就是我?”

“不,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对方继续说道,“伊东先生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急急匆匆跑来东京。他每次来东京,都会事先联系我们,只有这一次没有。我们是看了报纸之后才幡然省悟的……伊东先生是个怀着拳拳爱国之心的行动派,在战后他故意没有加入旧日军友会团体。他是我们意志坚定的好同志啊!”

男子忽然停顿下来。他脸贴车窗,在黑暗中查看着窗外的情况。

“我们查到伊东先生在遇害前去过田园调布和青山,也就是村尾和泷良精的住处。于是我们有了初步的推测。你在中立国大使馆当过书记生,而村尾是当时的副书记官。泷良精则是二战期间R报社的特派员,在中立国的首都待过。伊东中校是那座大使馆的陆军军官,所以我们就猜到其中定有隐情。让我们起疑的是,来到东京的伊东先生没来得及联系上我们,就跑去青山和田园调布。看来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让他非常吃惊的事情。那手忙脚乱的样子,就好像白天撞见了死人一样……这可是什么比喻,伊东先生真的见到了幽灵。留在寺院方名册上的,正是那幽灵的笔迹……说到这里,您应该明白了吧?大使馆的馆员中,一等书记官野上显一郎在一九四四年就死了,据说是在病床上。当时的报纸也报道了这条消息。然而,伊东先生如此惊慌失措地跑到东京,会不会是去求证野上显一郎书记官之死呢?不过当时我们还没有推测出简井源一郎的店主就是门田书记生。”

“一个背叛日本的日本人”

松本清张

男子

汽车驶入了目黑区。从两旁熟悉的建筑物可以判断出,再往前走就是中目黑了。过了祐天寺,钻过了一条公路的防护栏,店主愕然——车正往三轩茶屋的方向开去。他惧怕那个方向,是有原因的。

店主挣扎起来。“给我老实点!”就像是训孩子的口气,“要是你敢出声,我们就只能再粗暴一点了。”

汽车沿着宽阔的马路驶过住宅区。房子越来越少,汽车驶进了农田和杂树林较多的地区,溜进了一条公路岔开的小路,小路一直延伸到森林,车子隐蔽地停在杂树林中。即使大声呼喊,也很难有人听见。

“让你受苦了。”勸住店主脖子的男子终于松了手,“到了这儿也不吵不闹,可真是条好汉!”

“即使大声喊了也没用吧。”简井源一郎用重获自由的双手轻抚自己的喉咙。

“你可真有觉悟啊,门田先生。”对方是冲着店主说的。昏暗中,店主全身都僵硬了。